

永康程氏遺書

〔清〕程夔初集注 程朱昌 程育全編

戰國策集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永康程氏遺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戰國策集注

〔清〕程夔初集注 程朱昌 程育全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戰國策集注 / (清)程夔初集注; 程朱昌, 程育全  
編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4

(永康程氏遺書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787 - 4

I. ①戰… II. ①程…②程…③程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戰國時代—史籍②《戰國策》—注釋 IV.  
①K231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56271 號

永康程氏遺書

戰國策集注

[清]程夔初 集注

程朱昌 程育全 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l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l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張 12.25 插頁 6 字數 250,000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787 - 4

K · 1704 定價: 4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## 永康程氏遺書序

程朱昌

余家永康程氏，素以道德文章昭著，蓋在明正德、嘉靖之間。程氏之門講性命道德之學者相踵而出，其見載於邑志、家譜者，若程文德公有《程文恭公遺稿》，程梓公有《白翁吟藁》，程正誼公有《宸華堂集》，《西蜀土夷考》，程明試公有《海運議》，《程子樗言》，《松窗頌古》，《七松吟藁》等，後先著述，蔚爲大觀。正誼公史稱循吏，治蜀甚有績效，著文娓娓如治案牘，甚有章法。吟詠慷慨激越，氣干雲霄，如金石擲地有聲。而文德公耿介直行，以道學著稱。嘗師蘭邑章懋楓山先生。楓山先生者，乃姚江陽明先生入門弟子也，是故文德公亦以私淑陽明自稱，孜孜講「良知」之學於五峰書院，四方學者負笈而至，遂爲一代儒學宗師焉。

夫永康程氏，邑之望也。考其氏族源流，有文獻班班可稽，蓋始自南朝陳武帝時程靈洗公。靈洗佐陳武帝受禪，以功除鎮西將軍，卒諡忠壯侯。生子二十餘，一支北徙河南，明道、伊川二先生皆其裔也。一支留居新安。而永康程氏，乃新安餘脈也。然則南、北二支，俱出於靈洗公者則同也。今觀永康程氏之所學，上能與其先公明道、伊川二子遙相呼應，下開程氏數世治學

《戰國策》三十三篇，宋時已有缺佚，曾鞏作了訂補。策文原本訛錯甚多，既經劉向校正，歷高誘、曾鞏、姚宏、姚寬、鮑彪、吳師道諸公考訂是正，文字已趨完善。其成書後，東漢高誘曾作注，與原書一起流傳，早已殘缺。宋時，姚宏在曾鞏本基礎上加以整理、續注，通稱「姚本」；同時，鮑彪改變原書次序，各國按王的順序分章作新注，元吳師道又爲之補正。鮑、吳合注本，通稱「鮑本」。

程夔初先生讀書廣記，酷好《戰國策》，自壯至老，攻研有年，「確有所見」。遂取鮑、吳合注，舍其非，取其是，刪繁就簡，並採入十二位先儒評語，合二氏諸家爲「集注」；且對二氏注不當處提出己見，於有文而無注者，則「發前人所未發」，別爲「附注」；內難字稍加音釋，又撰評語以爲眉批，並增二周十國都邑考，補鮑、吳之未備，名曰《戰國策集注》。

歷代《戰國策》注本不多，如程夔初先生傾注畢生心血，學有專攻，兼集諸家之長，又獨具卓見，評斷精當，議論高簡的注本，實爲鳳毛麟角。夔初先生易簣之時，唯以刻《戰國策集注》諄諄爲囑。宋慈抱、顧士元《兩浙著述考》稱未見該書，殆該書未曾付梓，不能惠及天下文士，至爲可惜。欣逢盛世，整理出版該書，既遂程夔初先生遺願，也望有裨於對《戰國策》的研讀。

本書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校點。按，《戰國策》三十三篇，共分四百九十餘章，本書選收三百五十章。原文多依鮑本，唯篇目次序與通行本大異，或別有所據，故此次整理，篇目次序一仍其舊。原抄本脫衍舛訛隨處可見，今據范祥雍《戰國策箋證》、諸祖耿《戰國策集注彙考》

## 戰國策序

千古奇書，肇自《周易》。繼之者寡，而戰國有三焉：《孟子》也，《莊子》也，《國策》也，三者道不同，而文之出奇，則一時山開而鼎立也。《孟子》醇厚醇；《莊子》則倍乎聖人之道；《國策》則亂乎聖人之經，此其顯然者，固不待辨矣，而吾獨辨夫《國策》。《國策》，司馬遷仿之而成《史記》；韓愈、蘇軾效之而成大家，蓋千古文章之宗也。腐儒動以仁義律其譎詐，謂邪說害正，宜放絕之，余曰固也。

夫《孟子》七篇，仁義之言不為不多，人人自幼從習，而由其仁義者，何以百不得一焉？然則彼世不能用仁義之言以習正，又安能用譎詐之言以習不正哉？吾意為此言者，必中有不足，而懼為邪所移也。否則，未入其門，不見如玄圃積玉也。昔袁悅還都，止齋此書，語人云：「天下要物，止有《戰國策》。」知言矣。而李權從秦必借《戰國策》，必曰：「《戰國》從橫，用之何為？」又有不知言如此者，孰折衷是耶？朱熹氏云：「六經，治世之文；《國策》，亂世之文，然有英偉氣，非治世、衰世之文之比。」彼理學儒宗，不以文為重，而品題如權衡，雅稱龍文百斛之量，則《國策》之論定矣。

吾嘗譬之於聲色臭味。六經，雅樂也，而《國策》則引商刻羽；六經，玄黃也，而《國策》則黼

黻文章；六經如椒、蘭、菽、粟，而《國策》則酒醴芻豢，耳目口鼻不可以偏廢也。然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不勝其害也，猶不能禁絕人之好，況於有利無害，使人自得者乎。何也？蓋好之者使其筆如鐵，舌如刀，氣如虹，文如潮，如江，如海，利孰大焉？是焉得塞瞽曠之耳，膠離朱之目，而捲蘇張之舌哉？

且夫文與人，自兩途也，論其人，則當時舍魯連而外，皆王法所當誅者也，而蘇、張服上刑；論其文，則舍莊周而外，荀卿、屈原皆不能過也，而蘇、張受上賞。抑蘇秦之言曰：「饑不食烏喙。」彼用其術，既自殺其身，而害人之家國，是食烏喙也。以服上刑，則其人不得誅，而其術當自絕矣。然而烏喙又未嘗不利於病，饑人不可食，良醫反用之而愈善。然則人之視蘇、張之文如烏喙也，而不知反用之，則彼之邪說，適足以資我之智謀才辨也。我自無邪之可移，彼固有功所當賞，奈何放絕之，而不獲賚也耶？余自中年抄有《國策》二帙，已得什之六；乙酉鄉試，購得鮑、吳全注，又收什之二；即一二句佳者，亦不忍割，劉歆所謂「過而棄之，寧過而存之」是也。間有注所未安者，附管見一二於下。噫，備矣。雍正丁未五月日永康程夔初序。

## 戰國策集注序

凡注書有與本文並重，傳世不敝者，則有杜征南《左傳》、裴松之《三國志》、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。《戰國策》向無注，有之，自鮑、吳合注始。鮑，縉雲人，名彪；吳則爲蘭谿吳師道，字正傳。正傳爲元大儒，與金仁山、許白雲同載《元史·儒學傳》。其《戰國策校注序》，予列之《金華文畧》中。嗣音之於《國策》，猶杜氏《左》癖也。乃兼二家注及他評斷，刪繁補缺，名曰《集注》。凡誦古，地不明，則目碍於疆域；人不明，則目碍於情勢；事不明，則目碍於巔末；一經詳注，則不待轉瞬，即有以得。其指歸條貫，變化離合之機，瞭然心目間，而有以識其是非成敗之故。

程氏世有家學，高祖方峰先生師姚江，傳良知之學，會講五峰，名嗣居左公析薪克荷，官京尹；第四子式言，幼而博學，作《樗言》，將彙三通而一之，未成書而卒，惟有《禪學頌古》及《海運議》，乃其已刻成書。至嗣音，程氏之學凡三變。嗣音讀書廣記，其作詩文，皆以該博高古勝人，而於《國策》尤精。夫儒者以經學爲重。《國策》乃從橫家言，三王之罪人，孟子所顯斥也。然其文高古峻潔，憑空設譬，洞中情勢，使人人於耳而莫逆於心；大則連兵數萬，拓地千里，而細則隱刺其心中之微曖，於一家骨肉之間，立褫其權而奪之位，非長於言何能至此？故雖亂世之書，而與司馬遷《史記》、《南華》、《離騷》並傳至今。而儒者或以其壞人心術而擯之，則不善學之



過也。

今夫烏喙、砒石，毒藥也，國醫恒用之以收捷效；不善用之，則鍾乳參耆，或至殺人。黥徒盜寇，險人也，名將恒用之以建奇功；不善用之，則雖端人介士，或至僨事也。善作文者，牛溲馬勃，皆可入用；不善用之，則雖準經酌雅，未必能制勝也。我以仁義用從橫之言，可以排難；我以忠誠運遊說之知，可以納誨；吾有以轉《國策》，而不爲《國策》所轉，安在《國策》之不可讀，而讀之可不必注哉？

彼吳正傳者，真儒而注《國策》者也。嗣音之集注，即正傳之志也。嗣音近十年詩、古文尚多，方與予謀布之，至易簣出藏金，惟以刻《國策集注》爲諄諄。其嗣子開昌等治喪畢，即募工開雕，遵遺命囑予爲序。予與嗣音交久，而知之甚悉，故序其緣起如是。

時大清雍正十二年，歲次甲寅中秋良日，鶴潭王崇炳撰，時年八十有二。

## 戰國策都邑考

鮑、吳二公注《國策》，用意勤矣。其於世系、年代、疆宇、辨之甚詳，而未嘗注國都。夫國都，本也；君臣、社稷、宗廟、人民之所在也，四方之所交會，猶屋之建瓴，裘之挈領，人身之有頭目也。此而不注明，則諸侯正封，邦內無以識其保障，邦外何以辨其方隅？攻守何以知其要害？國必依險，表裏山河，誰爲不拔之基也？余因二周十國之都邑考之，歷觀流傳，有承先世而始終不移者，有舍舊謀新，一遷再遷者，著於篇，以補鮑、吳之未備云。

西周都洛邑，王城今河南洛陽是也。

東周都鞏，今河南鞏縣是也。此據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。吳注引《大事記》諸書，與鮑注紛紛辨訟。竊謂世遠，陵谷變遷，地名屢易，誰知適從？且以古文爲近是。余觀二周，式微甚矣。以天子之尊，人稱曰「周君」，自稱曰「寡人」，又稱曰「敝邑」，卑若小侯，曾不得比於列國，所係者區區名與器耳。名爲共主，爲世君；器爲九鼎，爲祭簋。以名之係，謂攻其地不足以利國，而伐共主，殘世君，實聲畏於天下。器之係，天下皆欲圖之，好事之君莫不以周爲終始，而吞三翻六翼，居三代之傳器，爲鄰國所必爭，尚顧畏而不敢爲，是百餘年之天下，尚賴名器以存也。人謂周衰，襄王以陽樊、温原賜晉文公，而國始弱。吾以爲周之弱，自赧王東西分治始。何者？顯王之

世，致文武胙於孝公，又致伯於孝公，當時猶有天子之聲靈，而爲大國所重也。自東西分而國始陵夷矣。畏大國之威，而舉動有制；行小己之惠，而譙讓即加，假道藉兵，要求無已。又且東周欲爲稻，西周不下水。宮他亡東周，之西周而陰行反間。如此之類，兄弟之不協，焉能禦侮而且使下國共相歸重乎？向使合兩爲一，則土地不下於宋、衛，甲兵人民不少於中山。宋、衛、中山，小國之君，猶且稱王而事攻守，而況周爲謀主，內無兄弟之爭，外無強大之暴，有天子之名器，綴旒，天下居尊，可以自重，即不無戰爭，而國形專制，禦敵足以自強，致不再世，二國相繼而亡，則分治之失也。

秦都咸陽，今陝西西安府是也。左殺函，右隴蜀，三方無虞，惟東諸侯一面受兵，開關延敵，戰守有餘，河山險固，力又足恃，故王。然秦能取而不能守，以不仁得之，以不仁守之，其亡也忽焉，則虐戾刻削之自伐。而形勢之便，實天府之國，帝王之都也。

齊都青州，今山東青州是也。國濱海，有魚鹽之利，民習於戰鬪。威宣用之而強，閔王反之而敗。國幾亡矣，田單復之，人謂君王后善事秦，四十餘年不受兵。夫秦欲取天下耳，雖事之如子事父，猶欲取之，寧一婦人而足以弭其兵？蓋欲先并五國，以解齊之救援，後及負海，以弛國之守備，蘇軾之論是矣。而王建不悟，又不從即墨大夫之策，雖後亡，何益也？

楚都郢，今湖廣荊州是也。自楚武王以來，滅江、黃、申、息諸小國不知其數。其後越滅吳，楚滅越，盡有吳越之地，又滅陳滅魯，地方五千里，強與秦敵。懷王貪商於之地，客死於秦。頃

襄王二十年，白起拔鄢郢，夷陵，乃徙於陳城，今開封府陳州。楚遂削弱，爲秦所輕。考烈王復徙壽春。至幽王，王翦以六十萬衆，遂爲所滅。夫秦、楚，匹也，秦可以兼楚，則楚亦可以兼秦。而春申君之亂與文信侯之亂，二國亦同，王則俱可以王，亡則俱可以亡。乃秦王而楚亡者，則以其國爲敵侔之國，而其君非敵侔之君也。

趙晉獻公滅耿，以賜大夫趙夙。十世，獻侯徙中牟。今屬開封。四世敬侯自中牟徙邯鄲，今北直廣平府邯鄲縣是也。三晉惟趙獨強，爲秦所畏，故曰「強趙」，與燕爲鄰，故曰「燕趙」。自趙襄子治晉陽，有尹鐸、董安于、張孟談才智之臣。至武靈王雄武，拓地益大。孝成王不量力，而坐受上黨長平之禍，賴信陵君以存。然國勢自此而弱，亡之基也。趙幽之世，宿將猶有廉頗、李牧，而一郭開讒二將，自壞長城，哀哉！

魏晉獻公滅魏，以賜大夫畢萬。四世孫絳徙安邑。今屬山西平陽。至魏惠王自安邑徙浚儀，今河南開封祥符縣是也，是爲大梁。韓徙鄭以後稱鄭王，魏徙梁以後稱梁王，一也。魏自文侯師子夏，友段干木、田子方，武侯用吳起，吳起，曾子之徒，一時君臣言論，猶有聖賢道義之風，無戰國縱橫之習。至惠王而一變其初，威服諸國。馬陵之役，覆車十萬，殺太子申，孟子仁義之言無復入。文侯、武侯，尊賢之道衰矣。襄王、安釐王，無大失德，而政在臣下。信陵君奪符救趙，自言有負於魏，無功於趙。秦人間之，不久君卒，而魏亦隨以亡。

韓自武子食采於韓原，宣子之子貞徙居平陽，今山西平陽府。後又徙居潁川之陽翟。今開封禹

州。哀侯元年，與趙魏分晉，二年滅鄭，因徙都鄭，今開封新鄭是也。據《地理志》，韓地盡在豫州之境，土狹而國弱，然上黨、韓之別郡，蔓延山西之潞、遼、沁、澤四州，成臯當天下之險，成臯即鄭虎牢。段規勸康子取之而遂大。則韓地不止豫境，又有險阻之勝，而地非狹也。范雎曰：「秦韓之地相錯如繡，秦之有韓，猶木之有蠹。」昭王謂公子他曰：「韓之在我，心腹之疾。」秦忌如此，則國又不弱也。且吾聞昭侯用申子刑名之學，國以富強，所異者韓非學申子之學，亦宜有補於國，而其臣告君，又有引昭釐侯與申子，所事魏者先事秦，而秦滅韓獨先。韓非既誅，而刻害之餘烈，猶及於土風。國亡身死，若是乎刑名之無益於人國，而又有害歟？而申韓何以稱焉？

燕都薊，今京師順天府薊縣是也，或曰：召公後俱都易州，未知孰是。西南與趙爲鄰。秦之所爭者三晉，趙爲之蔽，故蘇秦曰：「安樂無事，不見覆軍殺將之憂，無過燕也。」然燕地僻，以無事而安，亦以無事而弱。弱則宜安於弱，子之之亂，國幾亡。昭王用樂毅伐齊，取七十餘城，是所謂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，禍莫大焉者也。王喜因有侈心，用栗腹六十萬衆伐趙，爲廉頗所敗，燕丹之寡，欲取快一時，而遺憤千古，皆由不安於弱也夫！

宋，《地理志》曰：「周封微子於宋。」今之睢陽是也。睢陽今河南歸德府。又據《春秋》「圍宋彭城」，則未知睢陽都與彭城都歟？有地數百里，與七雄並稱王。康王射天笞地，罵國老諫臣，欲以求霸，而爲齊所滅。

衛，《地理志》曰：「衛本國爲狄所滅，文公徙楚丘，三十餘年，子成公徙於帝丘，今之濮陽是

也。屬北直大名府。」本顛頊之居，故曰「帝丘」。成公十餘世，爲韓魏所侵，盡亡其旁邑，獨有濮陽。後秦滅濮陽，爲置東郡，徙之於野王。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。始皇并天下，猶置衛君，元君。二世乃廢爲庶人。余觀《衛策》，首列靈公，次悼公。賢臣有南文子。至嗣君，不惜以百金易胥靡於魏。不與，復易以左氏，知輕地而重人也。至元君，秦奪之國，而居野王，蓋當時大國盡亡矣，何有於衛？以地更不必論大小，以力更不必較強弱，乃區區彈丸之地，至二世而廢。周過，其歷秦不及期，而衛反過之，豈康叔之遺澤，何其獨久也耶？

中山，地志不載。《路史》：「杜佑云：『常山靈壽，中山國有故城，城中有山，故號中山。』」常山即恒山，今真定府。靈壽其屬邑，其都疑即在此也。

論曰：秦之形勢固已擅於天下，而自孝公以來，世無昏庸之君，雖仁義不足，而詐力有餘。至始皇剛戾果敢，百倍之才，即無形勢，而六國之君自無與之敵者，烏得不并兼也？而屈指諸侯，齊閔驕，楚懷貪，燕噲愚，韓咎弱，趙魏之主庸，蓋其亡形已兆於諸君矣。秦君世出其上，六王日趨於下，迄於末造，嗣主益甚。以桀攻桀，猶有勝負；以小桀攻大桀，必無全理。齊建趙遷，諸君之於始皇，萬無可敵，蓋至是而亡也，乃數窮而勢極，事之必然也。雖然，此人也，而何莫非天哉？范蠡曰：「上帝之事，有奪，有予，有不予。」吾以此言，稽之天道，合之人事，而知爲七季之符節也。何言之？天地之大德曰生，戰國之殺人，不知幾億萬，刑發聞惟腥，固天之所積惡也。始皇即位十餘年間，彗星屢見，自此諸侯撲滅而并天下。秦人矜功高矣，而不知乃天之

假手始皇，掃除六國也。此明乎有不予也，而因始皇掃除者，又乃爲漢高驅除。三十七年始皇崩，二世亡，其與滅齊相去不過十四年，而漢高起。天之除舊布新，先假手於除舊之人；而除舊之人非其人，復假手於除舊之真人，然後天下維新。此天有彗之意，乃眷漢高而并除秦政也，此明乎有奪有予也。故觀其予奪，而知國之興亡，嗣子之才不才，莫非天也已。

嗚呼，秦蠶食六國，得寸得尺。及尺寸之地莫非其有，尋且舉咸陽而并歸於漢。以六國之社稷爲坵墟，雖易水之淚已盡矣。而子嬰奉符靈於霸上，乃驪山之肉未寒也，相去幾何，彼此同歸於亡，豈不哀哉！先君無胡亥之愚，天吏非秦人之敵，以暴繼暴，雖據形勢，而高城深池，舉無所用也。故曰：「在德不在險。」己酉八月日，程夔初嗣音識。

# 戰國策注序姓氏

## 注

東漢河東高誘

宋尚書郎縉雲鮑彪有序，紹興十七年。

元國子博士金華吳師道有序，泰定二年又序。

## 序

《戰國策序》 西漢劉向

《校戰國策序》 宋曾鞏

《書戰國策後》 宋李文叔

《題戰國策》 宋剡川姚宏紹興丙寅

《戰國策後序》 宋會稽姚寬吳師道識後

《題戰國策》 宋清源王覺



《括蒼刊本序》 魯人耿延禧紹興四年

《戰國策校注序》 浚儀陳祖仁至正十五年

俱詳舊本，茲不備載。